

672906

238

8004

T1 420/1

中国现代哲学史

资料汇编

遼寧大學
哲口學系

4
10/1

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（第一集第十册）

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

（上）

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

一九八一年十月 沈阳

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（第一集第十一册）

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

（下）

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

一九八一年十月 沈阳

目 录

随感录：三十三，三十八·····	鲁 迅 (1)
有鬼论质疑·····	陈 独 秀 (4)
诸子无鬼论·····	易 白 沙 (5)
关于鬼相研究的通信·····	(10)
一、莫等给陈独秀的信·····	(10)
二、陈独秀答的信·····	(11)
三、王星拱答的信·····	(11)
四、陈大齐答的信·····	(13)
答陈独秀先生《有鬼论质疑》·····	易 乙 玄 (15)
难易乙玄君·····	刘 叔 雅 (19)
论信仰·····	恽 代 英 (21)
基督教与人格救国·····	代 英 (23)
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？·····	代 英 (24)
打倒教会教育·····	代 英 (26)
耶稣、孔子与革命青年·····	代 英 (27)
基督教与社会服务·····	代 英 (30)
上帝底世界和人类的世界·····	楚 女 (31)
基督教底唯物营业·····	楚 女 (32)
基督教与中国人·····	陈 独 秀 (33)
基督教与基督教会·····	陈 独 秀 (37)
对于非基督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·····	陈 独 秀 (38)
《觉悟》社评·····	春 蕃 (柯柏年) (39)
基督教与爱国·····	春 蕃 (柯柏年) (40)
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·····	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(41)
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·····	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(41)
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·····	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(42)
莫名其妙的滑稽宣言·····	赤 光 (42)
基督教与世界改造·····	赤 光 (44)
基督教与共产主义·····	绮 园 (45)
基督教与资本主义·····	卢 淑 (46)
自由与耶稣·····	公 亮 (48)

基督教的罪恶·····	侠 夫 (50)
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·····	秋 山 (51)

宗教问题号 (上) : ·····	(52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王星拱先生的讲演·····	王 星 拱 (53)
梁漱溟先生的讲演·····	梁 漱 溟 (57)
屠孝实先生的讲演·····	屠 孝 实 (65)
李煜瀛先生的讲演·····	李 煜 瀛 (71)
罗素先生的讲演·····	章廷谦笔记 (74)
我的宗教观·····	恽 代 英 (78)
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·····	田 汉 (87)

宗教问题号 (中) : ·····	(89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宗教哲学·····	刘 伯 明 (89)
宗教问题·····	周 作 人 (92)
科学与宗教·····	陆 志 韦 (94)
詹姆士底宗教哲学·····	方 东 美 (96)
海甫定宗教经验观·····	刘 国 鈞 (106)
唯物史的宗教观·····	Hermaun Gorter著 李 达译 (111)
罗曼罗兰的宗教观·····	雁 冰 (118)
时代观之宗教·····	太 朴 (119)

宗教问题号 (下) : ·····	(12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宗教与人类的将来·····	周 太 玄 (123)
宗教与中国之将来·····	周 太 玄 (136)
法兰西学者的通信·····	李 璜译 (145)
该当要一个宗教为平民么? ·····	补克列讲 李 璜译 (147)
社会主义与宗教·····	李 璜 (151)
社会学与宗教·····	李 璜 (153)
宗教与科学·····	李 润 章 (156)
宗教与进化原理·····	周 太 玄 (158)
信仰与宗教·····	李 思 纯 (161)
宗教问题杂评·····	李 思 纯 (163)
蔡子民先生关于宗教问题之谈话·····	周太玄记 (169)

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·····	蔡 元 培 (170)
以美育代宗教说·····	蔡 元 培 (172)
批判蔡子民在信仰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·····	许 崇 清 (174)
蔡子民先生致新青年记者书·····	蔡 元 培 (176)
再批判蔡子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·····	许 崇 清 (181)
与许崇清先生书·····	蔡 元 培 (183)
与蔡子民先生·····	许 崇 清 (184)

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·····	谭 鸣 谦 (185)
最近代基督教义·····	江 绍 元 (197)
宗教论·····	李 石 岑 (202)
三论宗之宇宙观·····	蒋 维 桥 (205)
唯识宗之人生观·····	欧阳季瀛 (207)
少年中国《宗教问题号》批评·····	严 既 澄 (215)
通讯“信仰与怀疑”·····	朱谦之 李 石 岑 (220)
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·····	欧阳竟无讲 王恩洋记 (229)
我们不该反对耶教与其运动吗? ·····	陈 启 天 (235)
宗教将来有无存在的价值·····	杨 昭 恕 (238)
评非宗教同盟·····	梁 启 超 (240)
科学与宗教果然是不两立么·····	屠孝实讲 甄 甫 品 青记 (249)
基督教与感情生活·····	余 家 菊 (259)

6/15081/2-11

目 录

再论宗教问题·····	一 苇 (259)
非宗教运动平议·····	刘 伯 明 (262)
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·····	傅佩清 讲 品 青、甄甫 记 (265)
我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·····	徐旭生 讲 品 青、甄甫 记 (271)
以佛法论进化·····	聂 耦 庚 (276)
中国人之佛教耶教观·····	缪 凤 林 (277)
佛学与人生·····	李 石 岑 (329)
驳以美育代宗教说·····	杨 鸿 烈 (332)
法轮与法印·····	李 石 岑 (334)
论崇高与优美·····	范 寿 康 (339)
基督教与新思潮·····	徐 宝 谦 (352)
基督教新思潮·····	徐宝谦 演说 阎宝航 笔述 (354)
礼制与基督教·····	怀 新 (357)
基督教与社会生活·····	乐灵生 著 梅贻琦 译 (359)
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·····	赵 紫 宸 (363)
研究和信仰·····	刘 廷 芳 (375)
基督教与新时代社会运动的关系·····	刘 廷 芬 (377)
人真是猿猴变的么·····	彼 得 (382)
基督教与中国的新思潮·····	柴 约 翰 (386)
耶稣的上帝观·····	赵 紫 宸 (389)
宗教价值的估定·····	他 山 (397)
基督教的共产观·····	文 南 斗 (400)
我的二十世纪的宗教观·····	刘 乾 初 (405)
智识和信仰·····	扶 雅 (409)
我的二十世纪的宗教观·····	万 修 源 (409)
基督教与社会主义·····	逸 荡 (411)
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:	
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·····	周 作 人 (414)
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·····	张 东 荪 (415)
我对于宗教的态度·····	高 一 涵 (415)
基督教与中国·····	胡 适 (416)
基督教与中国人·····	陈 独 秀 (416)
女界中非基督教徒的态度·····	(419)
答廷芳先生·····	钱玄同 (419)

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基督教会.....	巢 坤 霖 (422)
基督徒的经济观和基督教教会的责任.....	刘 廷 芳 (424)
基督教与政治.....	罗 运 炎 (426)
为非宗教大同盟进一解.....	胡 学 诚 (428)
基督教的大同主义.....	宝广林 著 舒舍予 译 (430)
二十世纪的社会还要宗教么?.....	冠路特 演讲 刘昉 徐曼 笔述 (432)
我们要甚么样的宗教?.....	许地山 演讲 刘 昉 笔记 (435)
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?.....	赵紫宸 演讲 徐 曼 笔记 (437)
基督教对社会改进有过什么贡献.....	马伦敦 演讲 徐 曼 刘 昉 笔记 (439)
我们当作甚么?.....	胡学诚 演讲 徐 曼 笔记 (441)
我们当作甚么?.....	刘廷芳 演讲 刘 昉 笔记 (443)
我的二十世纪的宗教观.....	刘 钟 孚 (447)
思想自由与基督教义.....	陈 芳 (455)
人格——耶稣与孔子.....	吴 雷 川 (455)
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.....	吴 雷 川 (459)
基督教与民治主义.....	吕 振 中 (460)
现在中国教会学校应有的觉悟.....	刘 淦 芝 (467)
基督教与社会主义.....	王 建 猷 (470)
耶儒对于社会建设的相对价值.....	许 仕 廉 (473)
基督教之“圣灵”与儒教“之仁”.....	吴 雷 川 (481)
日本学者对“非宗教运动”的批评.....	田 汉 (486)
现代基督教思想概略.....	叶 启 芳 (493)

随 感 录

鲁 迅

三十三

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，最恨科学，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许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，于是讲鬼话的人，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。

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。先把科学东扯西拉，弄进鬼话，弄得是非不明，连科学也带了妖气：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，里面说：

“吾人初生之一点，实自脐始，故人之根本在脐。……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，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。”

用植物来比人，根须是胃，脐却只是一个蒂，离了便罢，有什么重要。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，尤其可怕的是：

“精神能影响于血液，昔日德国科希博士发明霍乱（虎力拉）病菌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，取其所培养之病菌，一口吞入，而竟不病。”

据我所晓得的，是Koch博士发见（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，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）了真虎力拉菌；别人也发见了一种，Koch说他不是，把他的菌吞了，后来没有病，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，的确不是病菌。如今颠倒转来，当作“精神能改造肉体”的例证，岂不危险已极么？

捣乱得更凶的，是一位神童做的《三千大千世界图说》。他拿了儒、道士、和尚、耶教的糟粕，乱作一团，又密密的插入鬼话。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，他看见的“地球星，”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，一到别的星系，可是五花八门了。因为他有天眼通，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。他先说道：

“今科学家之发明，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……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、地狱也。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，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，即自足也。”

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，论学问却颇有理。但学问的大海，究竟怎样情形呢？他说：

“赤精天……有毒火坑，以水晶盖压之。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，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，则毒火大发，焚毁民物。”

“众星……大约分为三种：曰恒星、行星、流星。……据西学家言，恒星有三十五千万，以小子视之，不下七千万万也。……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。……流星之多，倍于行星。……其绕日者，约三十三年一周，每秒能行六十五里。”

“日面纯为大火。……因其热力极大，人不能生，故太阳星君居焉。”

其余怪话还多；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《十洲记》，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《玉历钞传》。这神童算是糟了！另外还有感慨的话，说科学害了人。上面一篇“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”的序文，尤为单刀直入，明明白白道出：

“自拳匪假托鬼神，致招联军之祸，几至国亡种灭，识者痛心疾首，固已极矣。

又适值欧化东渐，专讲物质文明之秋，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，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，奉为国是，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，自是而人心之敬畏，愈绝，而道教无根柢以发

生矣！放僻邪侈，肆无忌惮，争权夺利，日相战杀，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！……”

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，道德全靠鬼话；而且与其科学，不如“拳匪”了。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，大抵专靠皇帝；自六朝至唐、宋，凡攻击佛教的人，往往说他不拜君、父，近乎造反。现在没有皇帝了，却寻出一个“道德”的大帽子，看他何等利害。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《教育杂志》里面，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《教育偏重科学无宁偏重道德》（宁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）的论文，他说：

“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，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。……科学云乎哉？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！”

“偏重于科学，则相尚于知能；偏重于道德，则相尚于欺伪。相尚于欺伪，则祸止于欺伪，相尚于知能，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！”

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，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，却居然两教同心了。所以“拳匪”的传单上，明白写着：

孔圣人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，赶紧急传，并无虚言！（傅字原文如此，疑传字之误。）

照他们看来，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，怎样挽救呢？《灵学杂志》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里说过：“鬼神之说不张，国家之命遂促！”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。鬼神为道德根本，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。可惜近来北京乱坛，又印出一本《感显利冥录》，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帝闲法师的问答：

“师云：‘发愿一事，的确要紧。……此次由南方来，闻某处有济公临坛，所说之话，殊难相信。济祖是阿罗汉，见思惑已尽，断不为此。……不知某会临坛者，是济祖否？请示’

“乩云：‘承谕发愿，……谨记斯言。某处坛，灵鬼附之耳。须知灵鬼，即魔道也。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，’

“师云”的发愿，城隍竟不能懂；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。照此看来，国家之命未延，鬼兵先要打仗；道德仍无根柢，科学也还该活命了。

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，何尝真有科学。现在儒道诸公，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，都移到科学身上，也不问什么叫道德，怎样是科学，只是信口开河，造谣生事；使国人格外惑乱，社会上罩满了妖气。以上所引的话，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；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，还不知有多少奇谈。但即此几条，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，以及将来的情形，如何黑暗可怕了。

据我看来，要救治这“几至国亡种灭”的中国，那种“孔圣人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”的方法，是全不对症的，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！——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！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陈正敏《遁斋闲览》有一段故事（未见原书，据《本草纲目》所引写出，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，并非事实，现在只当他比喻用）说得妙：

“杨勳中年得异疾；每发语，腹中有小声应之，久渐声大。有道士见之，曰：‘此应声虫也！但读《本草》取不应者治之。’读至雷丸，不应，遂顿服数粒而愈。”

关于吞食病菌的事，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，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。也许是Koch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，Pfeffer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，当面吞下去了，后来病得几乎要死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这一案决不能作“精神能改造肉体”的例证。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。

三十八

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。——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，”都是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。”

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，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。

“个人的自大，”就是独异，是对庸众宣战。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，这种自大的人，大抵有几分天才，——照Nordau等说，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。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，又为庸众所不懂，所以愤世疾俗，渐渐变成厌世家，或“国民之敌。”但一切新思想，多从他们出来，政治上，宗教上，道德上的改革，也从他们发端。所以多有这“个人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多福气！多幸运！

“合群的自大，”“爱国的自大，”是党同伐异，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；——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，却尚在其次。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，可以夸示于人，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；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，赞美的了不得；他们的国粹，既然这样有荣光，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！倘若遇见攻击，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，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，数目极多，只须用mob的长技，一阵乱噪，便可制胜。胜了，我是一群中的人，自然也胜了；若败了时，一群中有许多人，未必是我受亏；大凡聚众滋事时，多具这种心理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。他们举动，看似猛烈，其实却很卑怯。至于所生结果，则复古、尊王、扶清灭洋等等，已领教得多了。所以多有这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可哀，真是不幸！

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：古人所作所说的事，没一件不好，遵行还怕不及，怎敢说到改革？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，虽各派略有不同，根柢总是一致，计算起来，可分作下列五种：——

甲云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开化最早，道德天下第一。”这是完全自负。

乙云：“外国物质文明虽高，中国精神文明更好。”

丙云：“外国的东西，中国都已有过；某种科学，即某子所说的云云。”这两种都是“古今中外派”的支流；依据张之洞的格言，以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人物。

丁云：“外国也有叫化子，——（或云）也有草舍，——娼妓——臭虫”。这是消极的反抗。

戊云：“中国便是野蛮的好，”又云：“你说中国思想昏乱，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。从祖先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子孙；从过去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未来。……（我们是四万万人，）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？”这比“丁”更进一层，不去拖人下水，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；至于口气的强硬，却很有《水浒传》中牛二的态度。

五种之中，甲、乙、丁的话，虽然已很荒谬，但同戊比较，尚觉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。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，看见别家兴旺，多说大话，摆出大家架子，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，聊给自己解嘲。这虽然极是可笑，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，还说是祖传老病，夸示于众的人，总要算略高一步了。

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，我听了也最寒心；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，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。昏乱的祖先，养出昏乱的子孙，正是遗传的定理。民族根性造成之后，无论好坏，改变都不容易的。法国G. LeBon著《民族进化的心理》中，说及此事道，（原文已忘，今但举其大意）——“我们一举一动，虽似自主，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。将我们一代的人，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，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。”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，昏乱的人，定然不少：有讲道学的儒生，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，有静坐炼丹的仙人，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“人”，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，我们也不由自主，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；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。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，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，竟至百无一免。即使同梅毒一样，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，肉体上的病，

既可医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，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。这药原来也已发明，就是“科学”一味。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，不要又打着“祖传老病”的旗号来反对吃药，中国的昏乱病，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。祖先的势力虽大，但如从现代起，立意改变：扫除了昏乱的心思，和助成昏乱的物事（儒道两派的文书），再用了对症的药，即使不能立刻奏效，也可把那病毒略略廓淡。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，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，那时便有转机，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。

以上是我对于“不长进的民族”的疗救方法；至于“灭绝”一条，那是全不成话，可不必说。“灭绝”这两个可怕的字，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？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，至今为人类唾骂；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？但我有一句话，要劝戊派诸公。“灭绝”这句话，只能吓人，却不能吓倒自然。他是毫无情面：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，便请他们灭绝，毫不客气。我们自己想活，也希望别人都活；不忍说他人的灭绝，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，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，所以在此着急。倘使不改现状，反能兴旺，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，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。——但可有人敢答应说“是”么？

（选自《鲁迅全集》二卷《热风》·《随感录》）

有鬼论质疑

陈独秀

吾国鬼神之说素盛，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。今士大夫，于科学方兴时代，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，曲征杂引，以为鬼之存在，确无疑义，于是著书立说，鬼话联篇，不独己能见鬼，而且摄鬼影以示人。即好学尊疑之士，亦以远西性觉Intuition（日本人译为直觉，或云直观，或云观照。吾以为即释家之所谓“自心现量”乃超越感观之知觉也，与感觉Sensibility，为对文。哲学方盛，物质感觉以外，此必无真理可寻？遂于不能以科学能释之鬼神问题，未敢轻断其有无。今予亦采纳尊疑主义，于主张无鬼之先，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，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。

吾人感觉所及之物，今日科学，略可解释。倘云鬼之为物，玄妙非为物质所包，非感觉所及，非科学所能解，何以鬼之形使人见，鬼之声使人闻？此不可解者一也。敢问。

鬼果形质具备，惟非普通人眼所能见，则今人之于鬼，犹古人之于微生物，虽非人人所能见，而其物质的存在与活动，可以科学解释之，当然无疑。审是则物二元说，尚有立足之余地乎？此不可解者二也。敢问。

鬼若有质，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，而自生障碍，且为他质之障碍？此不可解者三也。敢问。

或云鬼之为物有形而无质耶？夫宇宙间有形无质者，只有二物；一为幻象，一为影象。幻为非有，影则其自身亦为非有。鬼既无质，何以知其非实有耶？此不可解者四也。敢问。

鬼既非质，何以言鬼者，每称其有衣食男女之事，一如物质的人间耶？此不可解者五也。敢问。

鬼果是灵，与物为二，何以各仍保其物质生存时之声音笑貌乎？此不可解者六也。敢问。

若谓鬼属灵界，与物界殊途，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，而何以今之言鬼者，见其

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，悉若人间耶？此不可解者七也。敢问。

人若有鬼，一切生物皆应有鬼；而何以今之言鬼者，只见人鬼，不见犬马之鬼耶？此不可解者八也。敢问。

一九一八，五，一五。

（选自《独秀文存》一卷）

诸子无鬼论

易白沙

鬼神有无，古今学者，每多聚讼。吾国周秦以来，亦起争执。佛家则谓大地河山，乃由心造，人且非真，鬼将焉附？惟《小乘说法》，颇有神鬼之谈。管仲老聃庄周韩非刘安王充诸子，亦谓鬼神起于人心。孔子态度不甚明了，然多重人事，少说鬼话，祇有墨家祀天佑鬼，施于浅化之民，因风俗以立教义。中国宗教不能成立，诸子无鬼论之功也。

吾国鬼神，盛于帝王。古代文化，亦籍鬼神以促其演进。黄帝仓颉制造文字，而曰天雨粟，鬼夜哭。神农发明耕稼，能兴风雨，而称之曰神。神尧知人善任，而称之曰神。神禹平水土，而称之曰神。此种人物，皆神所造，而非人所生，于是谓之天子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，故曰天子。”吾辈视此，即私生子之代名，而古人尊为神圣之美号，一切礼学文物皆出其手。《管子》言有虞之王，封土为社，始民知礼。（管子轻重戊篇）宰我言周人以粟，使民战慄。（见论语）是以君主教主操之成权，其用意乃在知礼与战慄耳。

原人不知法律，天子最难辨者，莫如血斗之是非，不假神权，无从解决。试举黄帝所制文字证之：

𦍋下云：解𦍋，兽也。似牛，一角。古者决狱，令触不直者。象形。

𦍋下云：兽之所食草。从𦍋草。古者神人以𦍋遣黄帝曰，何食何处？曰，食𦍋。夏处水泽，冬处松柏。

𦍋下云：刑也。平之如水，从水。𦍋，所触不直者去之，从𦍋去。法今文省。（三字皆见说文）

黄帝既借此似牛之物，裁判诉讼，后世天子，奉为宪法。《论衡》是篇《𦍋》者，一角之羊也，性知有罪。皋陶治狱，其罪疑者，羊起触之。有罪则触，无罪则不触。然则皋陶虽善治狱，不过为牛之傀儡。裁判实权，不操之自身也。夏书甘誓曰：“用命富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。”是军事裁判刑罚之柄，亦牛操之也。（社不能言，即由𦍋解所触而定。）《周礼媒氏》男女之阴讼，听于胜国之社，是牛亦干涉男女之阴私也。《墨子明鬼篇》言齐庄君之臣，有王里国中里微者，二子讼三年而狱不断。齐君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。刺羊洒血，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，读中里微之辞未半也，羊起而触之，折其脚而殪。是三年不断之狱，非牛不能决也，惟许慎以为牛，墨翟王充以为羊，牛耶羊耶，吾人未见此种怪物，亦无从裁判其是非。（西方古时，亦神权决狱。谚曰，古之讼狱乃密结。华犹言冒险也。见严译社会通论。）

古之帝王，神道设教，运天下于掌，遂以不祀鬼神之国为野蛮，必灭其地而虏其君。《孟子》言汤之灭葛，由于葛伯放而不祀。（滕文公下）武王灭纣《泰誓》三篇，宣布罪状，一则曰，弗事上帝神祇，遣厥先宗庙，弗祀牺牲粢盛；再则曰，谓祭无益；三则曰，郊社不修，宗庙不享。春秋之时，楚人灭夔，由于夔子不祀祝融与𦍋熊之神。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）晋景公灭潞国而虏其君，数其

五大罪，以不祀鬼神为第一罪状。（宣公十五年）葛伯商讨夔子潞子既以不祀鬼神，至于亡国。故是时诸侯虽国小兵弱，亦欲籍鬼神之佑，捍强邦。楚武王侵随，随侯所恃以拒楚者，在祀神之牲脔脂肪，案盛丰备。（左传桓公六年）齐师伐鲁，庄公所恃以敌齐者，在以信祀神。（庄公十年）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，宫之奇谏虞公曰：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。”（僖公五年）汉时受匈奴之祸，而使范氏诅胡于神。（汉书匈奴传）匈奴亦常埋牛羊于水上以诅汉军。（汉书西域传）王莽将死，犹坐斗柄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于予何？”（汉书王莽传）自三代以至清人之义和团，一部廿五史，捍御强敌，几乎无代不以鬼神为武器。

君权神权，关系密切，若就君主论国人之知能，溢以野蛮，实非过当。然国人三千年以前，有首出之英，欲脱此神道，以入于人道，举凡鬼神奇谈，摧陷而廓清之；故国人至今无统一之宗教。此种学说潜滋暗长，虽君主亦无如彼何。诸子之无鬼论，皆欲解脱神道者也。首先发难以卜神权者，为道家。其后法家，儒家，相继以起。墨家天志明鬼，亦力求改良，去君主之网罗，为宗教之仪式。薄葬明鬼，道相乘违，汉人犹谓其难从。帝王之神道设教，诸子早唾弃无余矣。《论衡卜筮篇》曰：

“周武王伐纣卜筮之。逆占曰，大凶。太公推筮蹈龟而曰：枯骨死草，何知吉凶？”

《管子修权篇》曰：

“上恃龟筮，好用筮医，则鬼神骤崇。故功之不立，名之不章。（形势解亦云，牺牲圭璧，不足以享鬼神。）”

《韩非饰邪篇》曰：

“龟筮鬼神，不足举胜，左右响背，不足以专战。”

太公为道家之宗，管仲韩非，其学亦自道家出，而皆力诋龟筮鬼神。韩非更谓其祸必至亡国。《亡征篇》言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，可亡也。此与汤武灭纣之宣言，完全反对。盖有鉴于神权之流毒政治，如随侯庄公虞公诸学说，可以亡国而有余。太公管子直视鬼神为对外秘诀，玩弄诸侯于股掌之上，或以为灭国新法，或假为外交手段，该分举于左：

（一）太公之神道。武王发纣，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，令身纯赤，长大教言殷亡。殷民见儿身赤，以为天神。及言殷亡，皆谓商灭。兵至牧野，晨举脂烛，奸谋惑民，权掩不备，周之所讳也。（论衡恢国篇。）

（一）管子之神道。龙斗于马渭之阳，牛山之阴。管子入复于桓公曰：“天使使者临君之郊，请使大夫初饰，左右玄服，天之使者乎？”（按天上当脱祀字。闻盛服饰以祀天使。）天下闻之曰：“神哉齐桓公！天使使者临其郊，不待举兵而朝者八诸侯，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也。”故智役使鬼神，而愚者信之。（管子轻重丁篇。）

太公之说，可與武王《泰誓》三篇不祀鬼神互相印证。管子之言龙乃天使，则黄帝鼎湖之龙，大禹舟中之龙，更可推知。太公管仲之属道宗，同屈鬼神而又利用之以为霸王之质。所谓奸谋惑民，所谓役使鬼神，旗帜鲜明，毫不隐讳。然不仅施之外交，且行于内政。《管子牧民篇》曰：

顺民之经，在明鬼神，祇山川，敬宗庙，恭祖旧，……不明鬼神，则陋民不悟；不祇山川，则威令不闻；不敬宗庙，则民乃上校；不恭祖旧，则孝悌不备。（管子又尝说种种鬼怪为桓公治病。桓公然而笑，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见庄子达生篇。）

管子斥神道妨害政治，若对于国外之“愚者”与国内之“陋民”，亦常利用。然其无鬼论，纯属政治，无关学理。若老子之言，则更进矣。老子曰：“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非其神不伤人。圣人亦不伤人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德交归焉。”（老子第六

十章。)韩非见其言隐约,更申其义曰:“人处疾则贵医,有祸则畏鬼。圣人在上则民少欲。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。血气治而举动理则少祸害。夫内无痠疽瘰疬之害,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,其轻恬鬼神也甚。故曰: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。治世之民,不與鬼神相害也。故曰:非其鬼不神也,其神不伤人也。”(解老篇)“《列子》亦曰:列姑射山土无札伤,人无天恶,物无疵厉,鬼无灵响。”(黄帝篇)與《韩非解老》其义正同。其后儒荀卿杂家王充尤发挥此义:

《荀子解蔽篇》曰:

“凡观物有疑,中心不定,则外物不清。吾虑不清,则未可定然否也。冥冥而行者,见寝石以为伏虎也;见植林以为后人也;冥冥蔽其明也。醉者越百步之沟,以为头步之浚也;俯而出城门,以为小之闾也;酒乱其神也。厌目而视者,视一以为两;掩耳而听者,听漠漠而以为啍啍;执乱其官也。(按厌为压古文。目压故视一物有两形。)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,而求羊者不下牵也;远蔽其大也。从山下望木者,十仞之木若箸,而求箸者不上折也;高蔽其长也。水动而景摇,人不以定美恶;水执玄也。(按玄为眩古文。)瞽者仰视而不见星,人不以定有无,用精惑也。……夏首之南有人焉,曰涓蜀梁;其为人也愚而善畏,明月而宵行,俯见其影,以为伏鬼也;仰视其发,以为立魅也;背而走,比至其家,失气而死。岂不哀哉?凡人之有鬼也,必其感忽之间,疑玄之时正之。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。”

《论衡订鬼篇》曰:

“凡天地之间有鬼,非人死精神为之也,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。致之何由?由于疾病。人病则忧惧,忧惧则见鬼出。……夫病者所见,非鬼也。病者困剧,身体痛,则谓鬼持箠杖殴击之;若见鬼把椎纆绳缠立守其旁,病痛恐惧妄见之也。初疾畏惊,见鬼之来;疾困恐死,见鬼之怒;长自疾痛,见鬼之击;皆存想虚致,未必有其实也。夫精念存想,或泻于目,或泻于口,或泻于耳。泻于目,目见其形;泻于耳,耳闻其声;泄于口,口言其事。”(按愚自童时即执无鬼说。前岁大病,则口言鬼,目见鬼,耳闻鬼。吾兄培基亦梦鬼降,言愚必死,王充思念存想之说也。)

荀子王充言鬼由心造,较韩非列子解释更详。荀子为儒家正宗,不仅排斥鬼神,凡古代相传之上帝及祲祥妖孽诸说,均为无关人事,其详见于《天论篇》。兹分举之:

(一)人力可以胜天。

“天有常行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应之以乱则亡。疆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;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修道而不贰,则天不能祸;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,寒暑不能使之疾,妖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,则天下不能之富;养略而动罕,则天不能使之全;倍道而妄行,则天不能使之吉;故水旱未至而乱,寒暑未薄而疾,妖怪未至而凶。”

(一)妖异不足惧。

星坠木鸣,国人皆恐。曰,是何也?曰:无何也。是天地之变,阴阳之化,物之罕至者也;怪之可也,而畏之非也。夫日月之有蚀,风雨之不时,怪星之党见,(按党即僇。古文僇见,犹言或见。群出治要引此正作僇。)是无世而不常有之。上明而政平,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;上暗而政俭,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。”

(一)祭祀祈祷非言享鬼,实以饰礼。

“云而雨,何也?曰,无何也,犹不云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,天旱而云,卜筮而后决大事,非以为得求也。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为文,百姓以为神。以为文则吉,以为神则凶。”

儒家不信鬼神,是以怪力乱神,孔子不语。子路问事鬼神。子曰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

樊迟问智。子曰：“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矣。”此虽不谈鬼神，惜用意涵混不若荀子《解蔽》《天论》所言章明较著矣。儒家子思孟轲颇言五行，故荀子于《非十二子篇》力诋其谬。盖孟子常言天。《中庸》则曰：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”见乎耆龟，动乎四体，与荀子《天论》水火不相容也。荀子王充而外，能详解其原委者，更有淮南王刘安《淮南书汜论训篇》言鬼神起原乃因三事：

“夫醉者俯入城门，以为七尺之闾也；超江淮，以为寻常之沟也；酒浊其神也。怯者夜见立表，以为鬼也；见寝石，以为虎也；惧拚其气也。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？夫雌雄相接，阴阳相薄，羽者为雏鹄，毛者为驹犊，柔者为皮肉，坚者为齿角，人弗怪也。水生蛟蜃，山生金玉，人弗怪也；老槐生火，久血为磷，人弗怪也；山出梟阳，水生罔象，木生毕方，并生坟羊，人怪之；见闻鲜而识物浅也。（以上言鬼神由于心造。）天下之怪物，圣人之所独见；利害之反覆，知者之所独明达也；同异疑嫌者，世俗之所眩惑也。夫见不可布于海内，闻不可明于百姓，是故因鬼神吉祥而为立禁，总形类推而为变象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世俗言曰：飧大高者，而殽为上牲；葬死人者，裘不可以藏；相戏以刃者，太祖輶其肘；枕户牖而卧者，鬼神醢其首：此皆不著于法令，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。夫飧大高而殽为上牲者，非殽贤于野兽麋鹿也；而神明独享之，何也？以为殽者家人所常畜，而易得之物也，故因其便以尊之。裘不可藏者，非能具绵绵曼帛温暖于身也。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，而不可传于后世。无益死者而足以养生，故因其资而鬻之。相戏以刃太祖輶其肘者，夫以刃相戏，必为过失，过失相伤，其患必大。无涉血之仇争忿斗，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，愚者所不忌也。故因太祖累以其心。枕户牖而卧鬼神履其首者，使鬼神而玄化，则不待户牖之行。若乘虚而出入，则无能履也。夫户牖者，风气之所往来也。风气也，阴阳相拊者也。离者必病，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。凡此之俗，皆不可胜著于书，策竹帛而藏于府官者也，故以吉祥明之，为愚者之不知；其害乃借鬼神之威，以声其教，所由来者远矣。而愚者以为吉祥，而狠者以为非，惟有道者，能通其志。（以上言鬼神由于设教。）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，非以其神为能飧之也，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。是故时见其德不功其功也。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天下者，惟太山。赤地三年而不绝，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，惟江河也。是以天子秩而祭之。故马免人于难者，其死也葬之。牛其死也，葬以大车为薦。牛马有功，犹不可忘，又况人乎？此圣人之所以重仁褒恩。故炎帝于火而死为宠；禹劳天下而死为社；后稷作稼穡而死为稷；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：此鬼神之所以立。”（以上言鬼神由于报功。）

其第一件事，与《荀子解蔽篇》王充《订鬼篇》旨意相同；第二事，即经传中所谓神道设教；第三事，则崇德报功之说。皆非有真鬼真神于幽暗之中，宰制人事。刘安之《无鬼论》，诚根本解决矣。诸子既倡无鬼，故于人之死后无所论说。惟列御寇庄周王充略言死后的情状：

（一）列御寇说：“列子行食于道，从见百岁髑髅？攓蓬而指之曰：‘唯予与汝知而未常死未尝生也。若果养乎？予果欢乎？种有几，得水则为鼃。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螟之衣。生于陵屯则为陵舄，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，乌足之根为蛭蟥。其叶为蝴蝶。蝴蝶胥也化而为虫，生于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为鵽掇。鵽掇千日为鸟，其名为乾余骨；乾余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醯。颐谿生于食醯，黄輶生于九犹，瞿芮生于腐蚋，奚羊比乎不斲，久竹生青甯，青甯生程，（尸子广泽篇，程，中国谓之豹，越人谓之獭。）程生马，马生人。（庄子至乐篇）

（一）庄周说：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：孰能以无为首？以生为脊？以死为尻？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。……而俄子舆子病。……子祀曰：‘汝恶之乎？’曰：‘亡予何恶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鸢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？’（庄子大宗师篇）

(一) 王充说：“人之所以生者，精气也。死而精气灭。能为精气者，血脉也。人死血脉竭，竭而精气灭，灭而体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为鬼？人无耳目，则无所知；故聋盲之人，比于草木。夫精气去人，岂徒与无耳目同哉？朽则消亡，荒忽不见，故谓之鬼神。”（《论衡论死篇》）

列子之说，今言鬼者多以轮回附会，实则列子论生前之人，非谈死后之鬼。古人言语，虽难尽解，观其全文，大意谓由水生植物，变成陆地，植物再变昆虫，再变鸟飞，再变走兽，由豹子演成马，由马演成人，盖详述动物进化。（《天瑞篇》引列子语。中有人血为野火马血为转燐。专言物质变化者也。）至《吕氏春秋》更言犬似猿，猿似母猴，母猴似人，（《察传篇》）已明人猴攸犬，相处进化，较列子马生人之说，尚觉确凿。欧洲动物学者，亦有马变人一说；因古代之马，其蹄亦五指，足之骨节颇有类人之处。自达尔文以后，此说乃废。不审何以与《列子吕览》符合如此？

至于王充则从物理上辩明无鬼；谓世俗言鬼神状态，皆不足信。今举《论死篇》所言分列之：

(一) 死者不已，将有鬼满之患。

“天地开辟，人皇以来，随寿而死。若中年夭亡，以亿万数计。今人之数，不若死者多。如人死辄为鬼，则道路之上，一步一鬼也。人且死见鬼。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庭填塞巷路，不宜徒见一两人也。”

(一) 鬼火乃人血之变，非真鬼燐。

“世言其血为燐血者，生时之精气也。人夜行见燐，不象人形，浑沌积聚，若火光之状。燐，死人之血也，其形不类生人之形也。”

(一) 鬼不得有衣服。

“鬼者，死人之精神，则人见之，宜徒见裸袒之形，无为见衣带被服也。何则？衣服无精神，人死与形体俱朽，何以得贯穿之乎？精神本以血气为主，血气常附形体，体虽朽精神尚在，能为鬼，可也；今衣服丝絮布帛也，生时血气不附着，而亦自无血气，败朽遂已，与形体等，安能自若为衣服之形？”

(一) 鬼不得有饮食与言语。

“人之所以能言语者，以有气力也；气力之盛，以能饮食也；饮食损减则气力衰，衰则声音嘶困，不能食则口不能复言。夫死困之甚，何能复言？或曰：死人歆肴食气故能言。夫死人之精，生人之精也。使生人不饮食，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气，不过三日，则饿死矣。或曰：死人之精，神于生人之精，故能歆气为音。夫生人之精在于身中，死则在于身外，死之与生何以殊？身中身外何以异？”

(一) 鬼不能害人。

“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，手臂把刃，爪牙坚利之故也。今人死手臂朽败，不能复持刃，爪牙堕落，不能复啮噬，安能害人？……病困之时，仇在其旁，不能咄叱；人盗其物，不能禁夺；羸弱困劣之故也。夫死，羸弱困劣之甚者也，何能害人？……凡能害人者，五行之物：金伤人，木殴人，土压人，冰溺人，火烧人，使人死精神为五行之物乎？”

(一) 巫人夸诞不足信。

“世间死者，今生人殄而用之，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，因巫口谈；皆夸诞之言也。”（按此即近世扶乩所谓下死人魂也。今人为灵学丛志，其文皆江湖派口吻，无关学理。玉鼎真人释回教不食猪狗义，全不明回教之说，陆氏江氏音韻篇，答吴稚晖先生之问，囫圇吞枣，毫